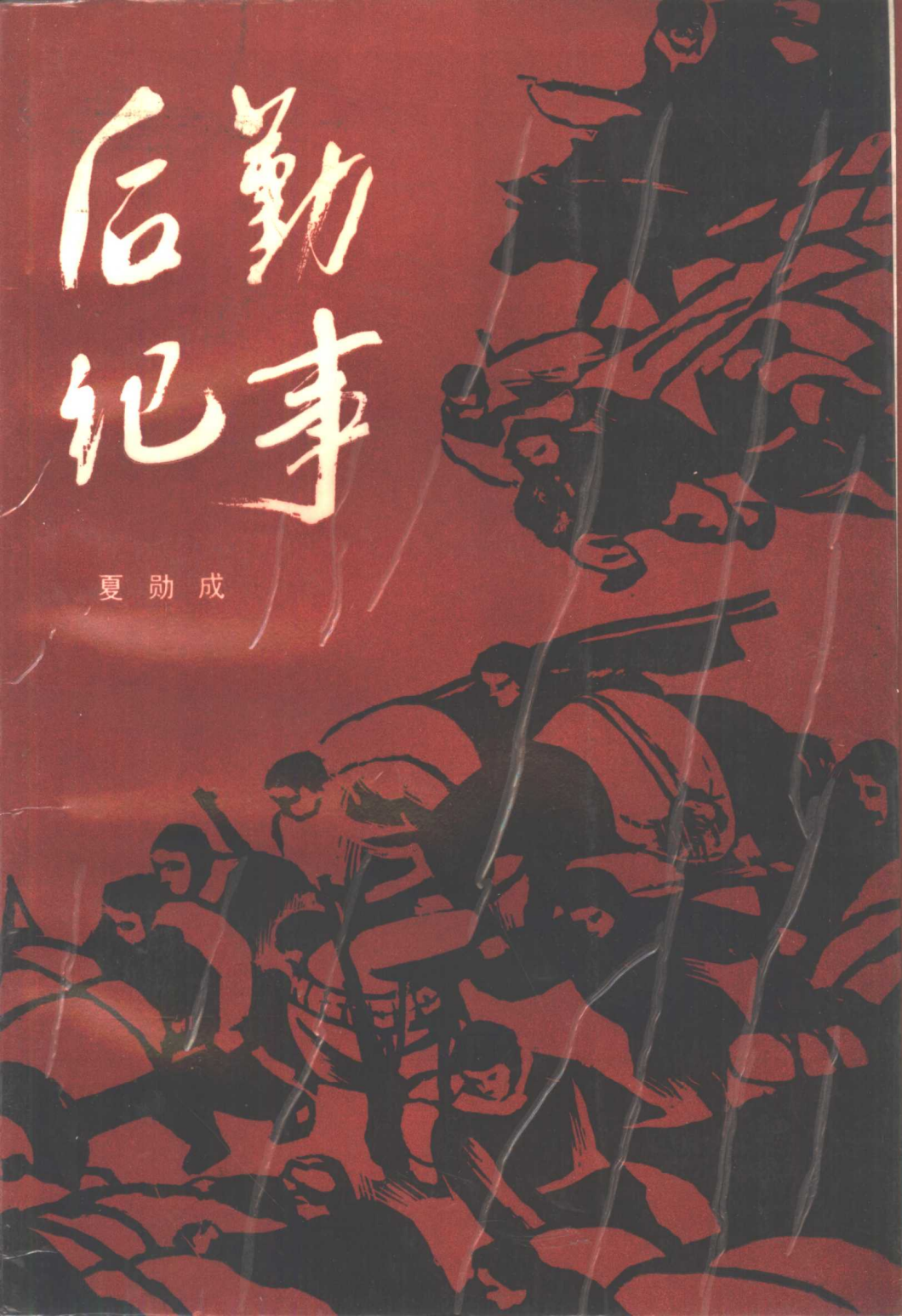


后勤 记事

夏 勋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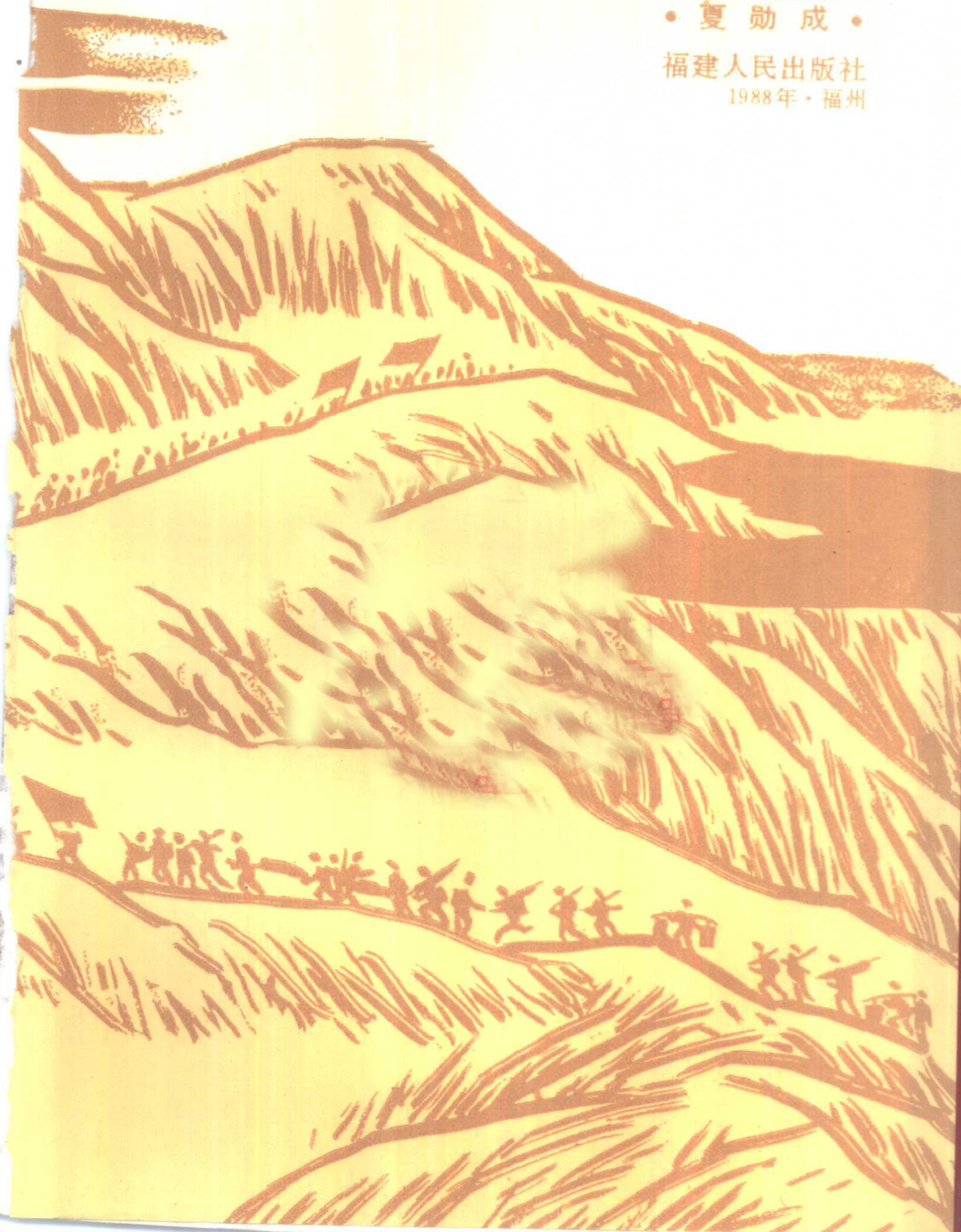


后勤纪事

• 复 勋 成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年·福州



后 勤 纪 事

夏勋成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4.625印张 3插页 130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310

ISBN 7-211-00366-9

K·30

书号: 11173·155

定价: 1.40 元

后 勤 纪 事

王集元

一九七二年九月

1972.9.10

千里转战后勤忙

洪学智

一九八七年六月

序

夏勋成同志写的《后勤纪事》，记述了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及其前身苏北兵团后勤保障方面的若干史实。读了它，虽事隔三十多年，但好象又把我带回到炮火纷飞的年代，引起我许多兴奋的回忆与怀念。

十兵团成立并南下，时值我人民解放军结束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全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追歼逃敌之际。该兵团首先参加了渡江作战，紧接着是配合兄弟兵团解放上海，继而奉命解放福建全省，组织了福州战役、漳厦战役。战争从内线转入外线，从老区打到新区，漫长的补给线增加了完成后勤保障任务的艰巨性；部队从战争中发展壮大，由单一兵种到多兵种，装备、运输手段由低级到高级，又增加了完成后勤保障任务的复杂性；而部队转入新区作战，又给后勤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特殊性；新区筹粮就是这一特殊性的集中表现。实践证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只有不断地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特性，才能更好地组织与完成后勤保障任务。

一个战役的胜利，除了要有军事上的正确指挥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外，还必须有强大的后勤支援。在一定意义上说，后勤保障的程度直接影响战役、战斗的胜利，这是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因此，军事、政治和后勤是相辅相成的。在当时情况下的后勤工作，实际上是广泛的群众工作，是在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依靠群众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群众来完成的，离开了人民的支

援，我们的后勤工作将一事无成。在我看到的不少回忆录中，往往是写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多，而写后勤方面的则很少见。从这一点上说，夏勋成同志花大量精力去搜集资料，写这样一本后勤方面的回忆录，是很珍贵的。

原十兵团及其前身苏北兵团后勤战线上的广大指战员，在战争中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艰苦卓绝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完成后勤保障工作的又一保证。不少同志在这一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将永远怀念他们。

这本书是在我们国家正突飞猛进地进行“四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出版的，相信它将激发起老干部们的回忆，提高进一步搞好传、帮、带的责任感；也将鼓舞年轻的一代，尤其是年轻的后勤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持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再接再厉，奋勇前进。

宋季文

1987年3月

目 录

序

宋季文

北上打援

陈围赴任	(1)
入鲁备粮	(6)
艰苦阻击	(9)

淮海激战

挥师南下	(13)
后勤人员歼敌	(16)
繁忙的中转	(18)
有了汽车大队	(22)
迎难而上	(25)
靠政策办事	(29)

横渡长江

大整编	(32)
为渡江筹粮秣	(35)
繁忙的临战准备	(42)
再检查,再落实	(48)
踏平长江千层浪	(51)
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	(56)

攻克上海

出征动员大会·····	(64)
步步艰难急运粮·····	(70)
保粮护粮斗争·····	(78)
外围攻坚战·····	(82)
严守纪律扬军威·····	(88)

解放福建

先遣入闽·····	(91)
建瓯会师·····	(100)
闽北筹粮·····	(105)
艰难跋涉·····	(113)
解放福州前后·····	(116)
用兵制胜粮为先·····	(120)
攻打漳厦·····	(123)
欢送支前人员·····	(127)

剿灭残匪

旗开得胜·····	(131)
全面进剿·····	(134)
后记·····	(140)

北上打援

陈围赴任

1948年8月初，苏北大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纵横交错的沟塘湖河里，漂浮着一簇簇的小菱角花，白的、淡红的，煞是好看。

在苏北一带素有“小上海”之称的益林镇里，人马车辆南来北往，络绎不绝。镇西头南侧有一所小学校，校内的气氛更是热烈。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三旅的供给干部，正在这里召开供给工作总结会议。

作为旅供给部长的我，主持了这次会议。我知道，大家早就盼望着要开这么个会。连续几个月的战斗，尤其是在进入敌占区后的作战实践中，同志们确实摸索和积累了不少后勤保障的新经验，急需总结、交流。会上，大家的发言宛如打开了闸门的河水，滚滚而出。有的同志在谈到后勤保障的粮草、弹药、伤员三件大事时，特别强调在敌占区要把粮草的筹集和供应放在第一位。有的同志指出，随着作战地区的变化，粮草的筹集和供应方法也要相应改进，把部队自带、后方输送、就地筹集三者紧密结合起来，而不能单纯依靠后方补给。有的同志介绍了组织民工运送弹药、收治伤员的经验，有的同志还汇报了利用国民党军政人员去征收地富大户的粮食和清查、收缴敌军囤粮的具体做法。大家

互相启发、补充、交流，发言十分踊跃。

突然，机要秘书送来一份电报，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调夏勋成到苏北兵团供给部财粮科工作，限
3日内报到。”

我迅速地在电报纸上签了字。送走机要秘书后，我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默默地环视着会场上的每个同志，心想，他们与我一起完成了前一阶段的战时后勤保障任务，在工作中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现在我就要与他们分手了，真有些恋恋不舍。

会议结束后，我急忙赶往旅部，分别找梁灵光旅长、吴嘉民政委、许家屯副政委，汇报会议的情况及我调动工作的事。听完我的汇报，梁旅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部长同志，你在我们旅工作了7个多月，我们是满意的。这次工作调动是革命的需要，你要愉快地上任。”

走出房门，梁旅长指着门前拴着的一匹骏马，对我说：“这匹马是我们旅在作战中缴获的，原来打算发给你们供给部。现在你要走了，我们旅没有什么礼物，就把它送给你，让你走马上任吧。”

我仔细看了看那匹马。那是一匹日本产的高头大马，红棕色的鬃毛修剪得十分整齐，象红绸一般闪着光。一双玻璃球似的亮眼，夹着带白斑的鼻梁，显得炯炯有神。四条马腿不停地蹬着地面，看上去十分矫健有力。我靠近马身，轻轻地抚摸着马鬃，心头很不是个滋味：这是全旅的战利品，我怎么能独自把它骑走！

“这马我不能带走。我才二十五六岁，身体棒棒的，靠两条腿照样可以去兵团部报到。”

吴政委上前拍拍我的肩膀，深情地说道：“勋成同志，你的心意我们是明白的。这次赴任的路途并不短，报到的时间又限得那

么紧，骑马上任也是工作上的需要嘛。说不定上级机关有什么急事，正等着你去办理，你还是抓紧移交工作，按时上路吧。”

于是，我只好一一致谢、告别，牵着红鬃马返回驻地，作赴任的准备。

8月14日清晨，我告别了战友，跨上战马，奔往兵团供给部所在地陈围。

红鬃马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奔驰着，我的思绪也随着马身的颠簸而翻腾着。我想到：兵团所属的部队多，工作范围大，担负的战斗任务多，后勤保障工作自然也更加繁重；特别是在广大敌占区作战，后勤工作将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自己的经验并不多，深恐力不从心。但我转念又想到，三十三旅供给工作会议上所总结的一些经验，也可在纵队以至兵团参照使用。尤其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兵团供给部部长宋季文同志是个老后勤，又是我所熟悉而崇敬的老领导。我相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一定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陈围属沭阳县，距益林100多公里。从益林去陈围，要经过涟水县城。

下午5时，我来到了涟水县顾家大楼的村西头。这时，人饿了，马也乏了。我便下了马，把马牵到水沟边饮水，自个儿坐在田埂上歇息。

不一会儿，身后传来了说话和嘻笑声。我转过脸，见田埂的另一端，匆匆忙忙地奔过来一位大爷和一位大娘，还有一群小孩簇拥着。

我不知出了什么事，忙站起来，迎了上去。

那位大爷来到我的跟前，眯起一双眼睛，左瞧瞧，右看看，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刚才和老伴在田里干活，见一匹大红马朝咱村奔来，误认为又是咱家的小儿子回来了，就急急往这边赶。”

大爷解释着。

我问道：“听大爷的口气，你们小儿子也在我们队伍？”

“一点不错。”大爷自豪地回答着。他的情绪一下子兴奋起来，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他们村在去年就搞土改了，全家老小八九口，都分了地，有了房，过上了好日子。为了保田保家，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他与老伴一合计，送小儿子参了军。

大娘也在一旁插话，说他们的小儿子在部队当骑兵，上次打涟水时，小儿子那个连队路过这里，指导员还特地叫他回家看看哩。

说着，说着，大爷、大娘煞住了话头，问道：“同志，你上哪儿？”

当他们知道我是去沭阳陈围镇，都说：“今天赶不上啦。”大爷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姓顾，大儿子就是顾家大楼的村长，并硬邀我上他们家住一宿。

于是，我牵着红鬃马，随顾大爷、大娘进了村。

在他们家门前的一条石板上，顾大爷和我聊了起来。原来在国民党里当大官的顾祝同的老家就在顾家大楼。顾祝同的叔父在前清中过举，有些功名。顾祝同及其同辈亲属，又先后当上了国民党的大官。从此，顾家家势日盛，一座座三五进的大瓦房平地而起，连成一片，最后连地名也跟着姓顾了。

顾大爷有个小女儿，当年没粮食吃，瘦得皮包骨头。顾大爷实在看不下去，曾去顾家告贷，想借斗把绿豆渡荒。谁知顾家的人推说没有，不肯借，最后顾大爷眼睁睁地看着小女儿活活饿死。

其实，顾家并不是没有绿豆，只是不顾穷人死活罢了。我军后来解放涟水县城，有一个团就驻扎在这里，打开顾家的仓库，仅粮食就够这个团吃3个月；在一个粮仓的仓底，恰恰堆积着半个人深的绿豆，由于年长月久，已经霉烂，用手一抓，全都成了

灰。

重提起这件苦难的往事，顾大爷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老泪夺眶而出。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道：“同志啊，为了不再吃二遍苦，保住分到手的房屋、土地，我们全家都愿意豁出命来支援部队打仗，你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久久难眠，老想着在顾家大楼的见闻，并从中悟出了三条理：一是一批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大官僚及其亲属，并不甘心失败，妄想重新夺回失去的天堂。我们一定要把仗打下去，决不能叫翻了身的劳动人民再受二茬罪。二是敌占区里的国民党大官僚及地富大户人家，确实还有不少存粮，我们在挺进敌占区作战之中，完全可以就地征集，供部队食用。三是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人民军队，愿意全力以赴，支援前方作战，他们是我们完成战时后勤保障的重要条件。想到这些，我对搞好兵团后勤保障，尤其是粮秣供应的信心更足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顾大爷一家就忙乎起来，煮饭的煮饭，备马的备马。我吃完早饭，刚掏出五角钱，顾大爷的脸孔一下沉了下来，气呼呼地说：“同志，你怎能这样见外？！”他停了一下，又说，“共产党、解放军为咱穷人打天下，你们来咱家住宿、吃饭，咱高兴啊！”

不管我怎么解释，他就是执意不肯收。我只好口说“不给，不给”，偷偷把钱往碗底下塞。

谁知我这个小动作早被顾大爷窥见。他也佯装不知道，一边叫大儿子帮助拿行李，一边催我上了马，又用力一拍，马便直往前奔。我突然想到顾大爷刚才的举止似乎有些异常，便摸了摸挂包，果然从中掏出了我塞在碗底下的钱。唉，上当了，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我掉过头一看，顾大爷全家大小都站在门口，个个笑逐颜开，频频向我招手。我只好也挥动手臂，向他们致意，

并大声喊道：“谢谢，谢谢！等全国解放了，再请你们的客！”

下午4点，我到了陈围镇。

入 鲁 备 粮

苏北兵团供给部设在一个普通的农家院子里，南屋是宋季文部长的办公室兼卧房，财粮科就在北屋。我放下行李，抹了一把脸，就迫不及待地朝宋部长的房间走去，还未踏进门坎，宋部长已看见我了。他忙搁下手中的笔，迎了过来：

“勋成同志，辛苦啦！”

坐下后，我们俩都为再一次重逢、共事而愉快地笑了起来。

宋部长的房间既简陋又整洁。最显眼的要算是墙上那一大幅作战地图了。宋部长站起来，走到作战地图前，指着划了大红圈的“济南”，大声说道：

“勋成，你上任后第一份工作就是为着这个。”

宋部长告诉我，国民党反动派最近召开了南京军事会议，决定实行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准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济南地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点，是敌人残存在山东腹地最后的一个坚固设防的城市，也是蒋介石集中兵力，企图确保的华中13个点之一。我们发起济南战役，攻打济南，就是要把津浦、胶济两条铁路衔接起来，使华北、华东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切断华北敌人与国民党南京老巢的联系，使徐州直接处于我军威胁之下。

“这次战役也有我们兵团的份，但不参加‘包饺子’，而是打援，阻击企图沿津浦路北援济南的徐州之敌。”

他挥了挥手臂，提高了嗓门，强调指出：“济南之战能否全歼敌人，与打援任务完成得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华东野战军首长要求我兵团部率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于9月上旬进驻鲁中南地

区，在滕县一带集结。兵马未动，粮秣先行嘛，这次限期叫你上任，就是要你马上跟随兵团覃健副参谋长到鲁中南地区，协同地方政府布置和安排兵团大部队北上打援的粮草供应工作。”

我一听，觉得这任务不仅重，而且时间紧，便急切地问道：“还有什么人跟我去？”

“怎么啦？！”宋部长见我神态焦虑，似乎不十分满意。

“我，我刚来，一下子挑这么重的担子，有些担心。”我嗫嗫嚅嚅地解释着。

“哈，哈。”宋部长笑起来，鼓励我说，“没有一点压力怎么行？叫你来，就是相信你嘛！告诉你，二纵队财粮科长陶际、十一纵队财粮科长吴昊、十二纵队财粮科长孙林枫，都跟你一块去，但由你牵头、负责。任务确实是艰巨些，但一定要完成好。”

宋部长的话音还没有消失，供给部财粮科副科长孟敏中同志从屋外风风火火地窜了进来。他是个知识分子，模样顶文雅的，但却热情极了，一把抓住我的手猛摇，大声喊道：“欢迎呀欢迎！全科同志早就盼着你，今天终于盼到了。”

第二天，我与财粮科同志商量了这次部队作战中粮草筹集和供应的一些细节，并作出发前的准备，

第三天一早，我跟随先遣队北上了。目的地是山东临沂与郯城之间的石门镇，约有两三天的路程。

听说我们先遣队到达石门镇，临沂地委书记、临沂地区专员等领导干部及有关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赶了来。我们向他们汇报了苏北兵团大部队进驻山东，准备打援所需供应的粮草数字。他们也转达了山东党、政领导同志的关怀，并表示：临沂地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要全力以赴支援苏北兵团打援。

我们还与临沂地区粮食、财贸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根据各部队到鲁中南的待命地区及沿途所需补给的物资的情况，共同研

究和确定了开设粮草、油盐、副食品供应站的位置，及各供应站所需筹运、储备粮草、油盐、副食品的具体数量、完成任务的具体时间等。接着，地方同志便分头召集有关县开会，具体下达任务。我们则分头下去检查，几乎跑遍了每个供应站。

山东尤其是鲁中南地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热忱欢迎苏北兵团来山东参战，早就进行了支前的思想动员。所以，一声令下，便迅速行动起来了。从白天到黑夜，人在飞奔，车在追赶，骡马嘶鸣，支前的浪潮滚滚向前。仅七八天工夫，就完成了各供应站的开设及粮草、油盐、副食品的调运、储备任务。共囤积细粮480余万斤、杂粮196万斤、马料84万斤、烧草612万斤、马草240万斤，还有大批的油盐及副食品。

8月28日，我们先遣队通过随队的电台，向兵团首长报告了完成任务的情况。

由于敌情有所变化，我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委吉洛只率领兵团部及第二、第十二纵队北上打援。十一纵队则留在苏北地区打阻击，既掩护兵团大部队北上，又拖住敌黄伯韬兵团的部分兵力。

我兵团供给部也随之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宋季文部长率领何震光、孟敏中等工作人员，随兵团部进入鲁中南地区；第二梯队由军需科长薛武九、粮秣股长汤铤等同志组成，仍留在沭阳陈围镇一带，负责十一纵队及留守苏北的兵团所属一些机关、分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为保障我兵团大部队北上打援及十一纵队在苏北打阻击，苏北支前司令部给兵团部及3个纵队，各配备了1个随军民工团和1个担架团。还为我们组建了随军的油盐、副食品、百货供应站，共携带油10万斤、盐10万斤、肉12万斤、纸张150令、火柴60听、枪油1000斤、枪布60匹，以及纸烟、黄烟等。